

# 第一篇 柳 暗 花 明 传统思维的觉醒

螭谓蛇曰：“吾以众足行，而不及子之无足，何也？”

蛇曰：“夫天机之所动，何可易邪？吾安用足哉！”

——庄子《秋水》



## 第一章 强手如林适者存

从整体思维的纵向发展考证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显著特征。这种辩证思维的产生又是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果。

从鸿蒙时代向大自然的原始索取，到商品时代物物交换的关系协调，再到文明时代的野蛮掠夺，传统的中国人终于从中发现了一条真理：一切都处在对立之中，一切又在对立中转化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反者道之动”。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要生存，要发展，就要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，并在对立中把握统一，以此求得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。

春秋后期晋国政坛力量的此消彼长，新的力量平衡的格局确立，正是这种辩证思维的实际运用。

晋国地处山西汾水流域，与戎狄杂处。春秋时期，晋国的霸业起于晋献公，到晋文公（公元前 636—前 628 年在位）时发展为顶峰。晋文公重耳颠沛流离于外十五年回国即位后，重用孤堰、赵衰等人，经济上免债轻赋，救贫济弱，发展农商。从而结束了多年以来动荡的晋国政局，达到“政平民阜，财用不匮”。对外则用武功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。公元前 636 年，周襄王被其弟叔带勾结狄人赶跑，流落在外。晋文公趁机联络诸侯，平定了叔带的叛乱，恢复了周襄王的地位，博得“尊王”的美名；公元前 632 年，晋文公全力南向与楚争霸，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

之战，晋军“退避三舍”（九十里），巧避楚军锋芒，在山东哪城临濮击败楚军，取得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；随后，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上，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。

晋文公的强权政策，增强了晋国的国力，但客观上也构成了两大消极后果：一是日益壮大的晋国与西秦、南楚的权利之争，这在晋文公之后，尤为剧烈。如秦晋淆之战，晋楚邲之战等。战争持续百余年，穷兵黩武，致使生灵涂炭；更主要的是，滥用武力，使一部分掌握军权的新势力脱颖而出，与旧公族针锋相对，平分秋色进而愈演愈烈，最终取而代之。最具代表的是以荀林父为主的荀氏集团与赵衰后代的赵氏家族之争，构成了晋国政治分崩离析的新特点。

## 一、欲守霸业 新贵坐大

公元前六世纪，晋厉公即位。面对日益壮大的新势力，他甚为恐慌，欲尽除去。公元前 574 年，他举兵杀三郤，（郤至、郤犇、郤锜）很不得人心。次年，即被禁军头领荀偃和栾书加害。随后，晋悼公即位。此时，执掌晋国的军政大权的为荀氏、韩氏、魏氏、架氏、范氏。荀偃任上军元帅，荀偃任副元帅，韩厥任中军元帅，赵武任新军元帅，魏绛任中军司马，栾黶任下军元帅，士渥浊任太傅。

晋楚邲战之后，楚国势力又拓展至黄河流域，鲁、宋、陈、郑诸中原小国，相继依附楚国。晋悼公为了守住霸业，准备派兵攻取郑国。但上军元帅荀偃不以为然。他认为攻打郑国不如直接向楚国发难更为适宜，擒贼先擒王，敲山才能震虎。针对楚国的国情，荀偃提出了分兵出击，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。荀偃认为，尽管楚国幅员辽阔，国力强盛，军事力量雄厚，但是地方各自为政，楚王号召不力，军队和装备的征调十分困难。因此，只要将

攻打楚国的晋军分为三部分，每次只派一支军队，单独出击，敌进则我退，敌退则我进，轮番进击，往返再三，那么楚军必定疲于奔命，既不能作战，又不得休息。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击败楚国。

荀蒞的建议，晋悼公十分赞赏。他不仅采纳了荀蒞的意见，并且授权荀蒞在曲梁整治军队。荀蒞将军队分为三大部分：上军元帅荀偃为一部；下军元帅栾黶为一部；新军元帅赵武为一部；他自己则任中军元帅总指挥，负责这次对楚征战的军事协调指挥。

荀蒞指挥下的这次征楚战争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，打击了楚国的嚣张气焰，遏制了楚国对中原地区的进一步扩张。同时，荀氏也在这次征战中抬高了自己在晋政权的地位，掌握了晋国绝大部分军事力量。战争中，荀蒞与荀偃为了便于分辨，各自改氏。荀蒞因其父荀首曾封食邑于“智”，更为“智氏”；荀偃据其父荀庚曾任中行将军，遂更为“中行氏”，这就是后来的智蒞和中行偃称谓的来历。

## 二、阍于墙内 六卿相争

晋楚之战后，范氏的士句因与栾黶关系不和，就借栾氏曾参与杀害厉公之名，向悼公进言，结果栾黶被抄家加害，范氏于是乘机吞并栾氏，势力大增。晋悼公晚期，范氏、智氏、中行氏执掌了晋国军事大权，赵氏势力退而次之。到晋顷公时，晋国六卿智、中行、范、韩、赵、魏把持军政大权。他们争权夺利，结党营私，自相残杀。

为了打击异己，中行氏的荀寅和范氏的士吉射进行联姻，从而在力量上超过了智氏与赵氏，并威胁着力量较小的魏氏和韩氏。智氏的荀跖也不甘示弱，他有意向晋顷公提出加封自己的宠

臣梁婴父为上卿，以加强自己的力量。因梁婴父和荀寅同属中行氏，若加封梁婴父，无疑威胁了荀寅在中行氏中的地位，荀寅对荀砾这一举动甚为不满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争端的导火线是“卫贡”事件。所谓“卫贡”，指卫灵公进献的五百户。卫灵公曾和齐景公合谋袭击晋国，赵鞅奉命率军伐卫，卫灵公害怕就以五百户谢罪。赵鞅就将这五百户留在邯郸，由族人赵午管辖，而赵午的舅舅却又是中行氏的荀寅。随着智、中行、范氏力量的增大，赵鞅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，拟将这五百户迁入晋阳，但遭到赵午的婉言拒绝。赵鞅十分气愤，便将赵午哄骗至晋阳，抓住杀掉以解心头之恨。外甥之死，荀寅闻之大怒。他准备联合士吉射，攻打赵鞅为赵午雪仇。

此时正是晋顷公去世晋定公即位不久，王权更替之际，力量尚不稳定，荀寅认为这是消灭赵鞅的有利时机。

荀寅密谋伐赵的消息，被赵鞅手下的一位谋臣董安于探听了。董安于秉性忠义，又极富谋略。闻信即从晋阳亲赴京城，密告赵鞅。要赵鞅先发制人，以自己的威望和力量，一举消灭中行氏和范氏。按照晋国法令，部族之间相争不能诉诸武力，否则，先发难者要处以死罪，因此，赵鞅不赞同董安于的提议，他主张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尽管董安于一再规劝，赵鞅坚持不允。董安于深明赵鞅的处境，他只好私自集结京城的赵氏力量，以对付中行氏和范氏的突袭。赵鞅履险不惊，一如既往，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与己无关。

不久，荀寅率中行氏和范氏的京城力量，趁着夜色攻打赵鞅的府邸。由于董安于早有准备，中行氏和范氏的袭击受阻。赵鞅被董安于护送至晋阳城，暂避祸乱。

本来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猛增，已成为智氏眼中之钉。中行氏和范氏与赵鞅之争，引发内乱，使智氏有了铲除异己难得的借

口。

荀砾暗中召集韩氏不信和魏氏曼多一起商议。

荀砾说：“六卿中以赵氏地位最尊，权力最大。而荀寅与士吉射没有晋公的命令，擅自将他逐出京城。难道晋国要由中行氏和范氏来执政吗？”

韩不信说：“一旦赵氏被荀寅和士吉射攻破，则军政大权就落于中行和范氏手中，对三家非常不利。因此，只有援引法令，对武装内乱者处以死罪。联合讨伐中行氏和范氏，以遏制其势力的扩张。”

于是，智氏、魏氏、韩氏三家联合上书晋定公，争取晋定公的支持。

为了维护王权的尊严，并慑于三卿力量之威，晋定公下令以叛逆之罪讨伐中行氏和范氏。于是，这场赵氏、中行氏、范氏之争转为以智氏为首三卿联合倒中行、范氏之战。面对三方的联合势力，荀寅和士吉射十分恐慌。尽管他们集中全部力量抗御三家的联合势力，但终究力量众寡悬殊，眼见难逃灭亡的厄运。

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，荀寅、士吉射计划劫持晋定公，来压制智氏等的进攻。在此紧急关头，韩不信挺身而出，带兵保护王宫，使荀寅的阴谋破产。由于晋国各族武装力量的联合进攻，荀寅和士吉射终于不敌，抵抗一阵后，逃离京城，直投朝歌，公开反叛晋王。

### 三、全节为主 赵鞅获救

战乱平定后，祸首荀寅和士吉射失去爵禄，获罪远逃。这时，对遭难避居晋阳的赵鞅怎么处置，又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韩不信首先考虑到此问题，唯有赵鞅才可以与智氏抗衡，必须保全赵氏。于是，他向晋定公建议，因为首先发动叛乱的是荀寅和

士吉射，赵鞅无罪，应该恢复他的爵位。基于势力均衡心理，定公深以为然，派员赴晋阳，召回赵鞅，恢复了职位。

荀寅的职位由谁接替，是这场争斗遗留的焦点问题。荀跖自恃在此争端中功劳最大，便想承接前议，以己之心腹梁婴父代之。荀跖以恩公姿态，征求意见于赵鞅，企望能得到赵鞅的支持。赵鞅将此事告诉董安于，董安于断然否定不可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晋国政局动荡是因为权臣太多所致，如果梁婴父取代荀寅，无疑是又制造一个新权贵，多增添一份不安定因素。于是，赵鞅拒绝了荀跖的提议。

梁婴父为此对赵鞅大为不满，但他深知董安于是幕后的主谋，他决定要设计除掉董安于。他暗自对荀砾说：“韩、魏两氏一直趋附于赵氏，如果赵氏势力过大，则对智氏构成威胁，而赵鞅的大政均是由董安于来谋定，除去董安于，等于断去赵鞅的右臂，这对智氏是大有益处的。”荀砾问梁婴父采用什么计谋可除去董安于。梁婴父主张将荀寅事件嫁祸于董安于，说因董安于私自调集部队，伺机叛乱，逼迫荀寅就范，董安于应该是真正的祸首。

荀砾遵照梁婴父的计议，以此事向赵鞅发难。赵鞅深恐会受牵连，于是，他向董安于谈及荀砾的用心，董安于听后坦然一笑说：“这是我早就预料的结果，当初我私自调集军队，不按您的意见行事，就决意以死来报答您。用我的性命换取赵氏的安宁，这样死是值得的。待我死后，请您将尸体抛于街市，以堵绝智氏之口”。铮铮忠言，赵鞅深为感动。董安于自缢而亡后，赵鞅私下在家中设立祭坛，并暗中抚养董安于家人，以报答他对赵氏的耿耿忠心。董安于之死，使荀砾没有攻击的口实，只得与赵氏表面上共结和好。

## 四、彼消此长奠定新局

荀寅、上吉射失势后，盘踞朝歌，公然反晋。

齐、鲁、郑、卫等国诸侯与晋国关系一直不和，他们就暗中支持荀寅、士吉射，借重荀氏和中行氏来削弱晋国的力量。

晋定公屡次下令赵鞅讨伐荀寅、士吉射。由于齐、鲁、郑、卫不仅在物资上给予荀寅和士吉射帮助，而且派遣武装力量支援他们。因此，赵鞅的力量相比之下则成为弱势，每次讨伐均无功而返。

公元前 490 年，即周敬王三十年，长达五年之久的朝歌攻伐战，最终在赵鞅的反复努力下，以智、赵、韩、魏四卿组成联合大军，一举取得了胜利。

荀寅与士吉射只得逃往邯郸，随后又逃往柏人城。不久，柏人城又被四卿联合大军攻破，荀寅的主要势力范皋夷，张柳朔之部皆被消灭。荀寅和士吉射无以为恃，只得逃往齐国，寻求庇护。

荀寅的先祖荀林父，士吉射的先祖士 蒍，均为晋文公时代的重臣，为晋文公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荀林父传至荀寅，仅历五代；士 蒍传至士吉射，仅历七代。由于这场权力之争，使得中行、范氏两大部族，从此在晋国政坛上消失了。

从此以后，晋国六卿只余下韩、赵、魏、智四卿。曾经的一度均衡被打破，代之为新的格局，主要是智氏与赵氏两大家族实力之较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场旷久的争战中，范氏幸存的大将豫让，被荀砾的儿子荀甲擒获。荀瑶请求将他留下，荀砾表示同意。

于是，豫让成为智氏的家臣。他的胆识、勇敢、忠义在日后留有一段佳话。



## 第二章 唯有利益永恒

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司马氏的这句话，道破了人性致命弱点所在。攻城略地是战争所追求的最大利益，获取厚利是商贾们的最终目标。在这一点上，二者是相通的。所以自古有商场如战场之说。

然而，传统中国人并不因为一个“利”字而障目。他们在“利”之前加有一“义”字，让义利连结在一起。符合道义的“利”，就是一种非常可爱、人人争想得到的东西。这就是所谓的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相反，违背道义去取利，就会自取其咎，自取灭亡。就本章来说，智伯瑶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，因而为日后的灭亡种下了祸根；而赵襄子谨守这一原则，因而能绝处逢生。由此观之，“利”前有“义”，应是传统中国人的又一次觉醒。

晋定公时六卿之争，以中行、范氏覆灭而告终。智氏苟砾地位日益上升，势力大大超过韩、赵、魏三卿，并日获得最高爵位伯爵。后苟砾传位于子苟甲，苟甲再传智瑶。

公元前 481 年，齐国“田氏代齐”。田常杀死齐简公、监止，操纵了齐国实权，揭开封建社会发展的序幕。

晋国四卿智、韩、赵、魏效法齐国，瓜分晋出公领地，使晋侯领地日益蚕食，少于“四卿”。

## 一、慧眼识金赵鞅传位无卹

此时，赵鞅依旧是晋国当权者。然而，赵鞅年岁已高，接位之人一直没有确定。在此乱世之秋，内部纷争异常剧烈之时，接班人问题是关系赵氏存亡的大问题，弄不好，会重蹈中行氏和范氏之覆辙。接班人之事摆上赵鞅的议事日程，而赵鞅又不得不慎重其事。

揆情度理，位应传给长子。赵鞅的长子赵伯鲁，生性温和，胆小怕事，不足以担大事。其余嫡子和庶子，有的勇猛有余，智慧不足；有的温文儒雅，缺乏胆识，都不能斡旋于乱世。为此，赵鞅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幼子赵无卹。

赵无卹是赵鞅与宫女所生。他继承了赵鞅的一切优点，聪颖敏捷，博学多才，且生性深沉，能忍辱负重，深得赵鞅的喜爱。然而，因为是宫女所生，身份很低，是否能得到其他兄弟和晋国大族支持，赵鞅十分忧虑。于是，赵鞅特意召集赵氏长辈和众大臣，名曰是公开挑选继承人，实质上把赵无卹推至台前，取得公众的认可。赵无卹没有辜负赵鞅的期望，面对赵鞅的各种内政、外交问题，应对如流，表现出不同凡响的高超才能。因此，赵无卹作为继承人人选得到众人的认可。

不久，晋国的属国郑国转而依附楚国，智瑶联合赵氏共伐郑国。赵鞅为了锻炼赵无卹，借口年老多病，派赵无卹出征，智瑶见赵无卹出身低微，很是瞧不起他。在一次酒宴上，智瑶借酒装疯，想灌醉赵无卹，招到赵无卹拒绝，智瑶竟然将酒杯砸向赵无卹。赵无卹没有躲闪，正中前额，顿时血流满面，但他仍不发怒。赵氏大将忿忿不平，要找智瑶拼命，赵无卹反而劝阻说：“这是小事，不足以计较”。

面对赵无卹的这一举动，智瑶以为他懦弱可欺，更加轻视

他。在智瑶看来，消灭赵氏仅仅是时日而已。

赵鞅闻信后，对赵无卹的行为大加赞赏，认为他是大器之材，也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

赵氏有部分长老，却认为无无性格软弱，劝赵鞅另选继承人，均遭到他的严厉拒绝。几个月后，赵鞅病逝。弥留之际，他嘱咐赵无卹说：“如果将来晋国有难，晋阳城可以作为防御据点加以利用。”

赵无卹接替赵鞅之位，即是赵襄子。这一年是周贞定王十一年，即公元前 458 年。

## 二、错勘贤恶 徐吾种下恶果

智武子砾死后，传位其子徐吾，是为智宣子。

智宣子晚年，亦面临建嗣的难题。为此，智宣子将自己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的打算，向族人征求意见。

本来，智宣子选择智瑶为嗣子，似乎也是情理中事。智瑶外表英俊高大，孔武有力；他善于鞍马骑射，武艺超群；为人刚毅果敢，且行思敏捷，智巧超人。

然而，智宣子的选择却遭到族人中最具智慧的长辈智果的反对。智果认为，立智瑶不如立智宵，尽管智宵各方面的条件远不如智瑶。智宣子对此甚为不解。

智果一一列举了智瑶的优点，然后话峰一转，说：智瑶虽然才气过人，但生性乖戾，贪婪残忍。同时又骄奢横逆，盛气凌人。这样的人很难与别人相处，更难作为群雄的领袖，立足于乱世。如果立智瑶为继承人，将对智氏有害而无害。”

智宣子对智果的劝谏，大不以为然。他认为智果只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。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，立智瑶为继承人。

智果甚为悲伤，哀叹说：“智氏一定要灭亡了。我再不更换

姓氏，恐怕将来也难逃厄运。”于是，他私下进谒太史，请求更改氏谱，自称为“辅氏”。智果这一明智的决策，终于使他的一支在智氏族灭时避免了灭顶之灾。

智宣子徐吾死后，智瑶继承其位。

其时，晋出公不满于领土被四卿日益蚕食，权利为四卿所瓜分，他暗中派人联络齐、鲁两国，准备联合出兵削平四卿，夺回失地。齐国的田氏和鲁国的三桓反而将此事告诉了智伯。智伯闻信后非常高兴，认为这是倒晋的最好机会。他联合韩不信的孙子韩康子虎，魏曼多之孙魏桓子驹，赵襄子无卹四家的力量，公开讨伐晋出公，晋出公被迫逃往齐国避难。智伯即将晋昭公的曾孙骄立为晋君，是为晋衰公。从此，晋国的大权全部落下智瑶手中。

### 三、借名勒索无卹公然不从

智瑶羽毛日渐丰满。在他的麾下，聚集了一班文臣武将，如智国、智开、絺疵、豫让等，他们是智瑶扩张势力的得力助手。

在晋廷中，智瑶的爵位最高，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中的伯爵，因而智瑶又称为智伯。

由于智瑶位高权重，且有一班重臣的辅佐，因此，智伯瑶萌生了取代晋公之意。但要实现这一目标，首先必排除赵、魏、韩三卿的羁绊。

为此，智伯瑶召集群臣商议此事。

谋臣絺疵说：“如果智氏冒然采取行动，必然遭到三家的联合抵抗。以一对三，显然不利。因此，必须削弱三家的势力，然后各个击破。”

智伯问：“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？”

絺疵说：“如今越国势力正炽，威胁了晋国的盟主地位。只

要假言讨伐越国，夺回晋国盟主的地位，向赵、魏、韩三家提出要求，要每家大夫献出百里的土地和户口资助出兵。如果三家都听从命令献出土地，智氏就凭白增加了三百里地，势力也就更加强大，同时三家的实力也就削弱了；如有不听从的话，则可以借晋侯的命令，率领大军消灭它。

智伯瑶十分赞同絺疵的计谋。但三家大夫从哪一家首先开刀呢？

絺疵分析认为，三卿当中，韩氏势力较弱，且较为听话，可以首先向韩氏提出要求。一旦韩氏答应了，魏氏也应该没什么话说。韩、魏的问题解决了，赵襄子就不难对付。

当智伯派人向韩康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时，从心里讲，韩康子十分不愿意，割地如割身上肉，但不从所请必然得罪智氏。韩康子进退维谷。他的谋士段规一席话使他释然。段规说：“智伯一向刚愎自用，如果不答应，必然会假晋侯的命令攻打我们。不如先答应他的要求。这样他就会转向魏、赵。只要魏、赵有一家不答应，智伯一定会诉诸武力。到时候我们就可再作决定。”于是，韩康子如数交割了土地。

智伯瑶对魏氏的勒索也很顺利。魏桓子如此爽快也有自己的打算。这得益于谋臣任章的力劝。任章说：“智伯借名索要土地，使众大夫人人自危。我们答应他的要求，则众大夫更有危机感，智伯就成为众矢之的。在智伯方面，就变得更加骄傲，骄傲使他更加轻敌。这样，众大夫联合起来，智氏一定能被消灭的。《周书》说：‘将欲败之，必姑辅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姑予之。’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先答应智氏要求，然后联络其他力量，消灭智伯，夺回失地，不必以单个力量与之对抗而成为牺牲品。”于是，魏桓子如数交割了百里之地。

智伯瑶就这么增加了二百里的土地和户口，如此轻而易举，使他更加得意忘形，马上把矛头指向赵襄子。他派出使者找到赵

无卹，索要蔡和皋狼两处领地，遭到拒绝。赵襄子说：“土地是先人的产业，怎么能随便送给别人！韩、魏两家愿意送，与我无干，我可没法依！”

智伯瑶立刻借晋侯的命令，联合韩、魏，准备攻打赵襄子并许诺，一旦消灭赵氏，三家平分其土地。

#### 四、众志成城守晋阳

战争迫在眉睫。怎样对付智、韩、魏的优势兵力的联合进攻呢？谋臣张孟谈认为：“敌人力量强大，短兵交锋十分不利。只有采取防守战术。韩、魏两氏本来与我们无仇，之所以参与作战是因为智伯瑶所逼。因此，他们的联合其实利益不同。时间一久，必定会产生矛盾，这样就有机可乘了。”赵襄子采纳了他的建议，确定防御固守的战术。

据守何地为防，群臣议论纷纷。

有的说，长子城离京城最近，且城墙厚实，可以作为防守的依托。

赵襄子不同意。他说：“长子城刚建成不久，人民仍疲惫不堪，怎么愿意为我们守城呢？空有坚固的城墙有什么用呢？”

有的说，邯郸城的仓库储藏丰实，具有长期防守的有利条件。

赵襄子反对说：“仓廩实是老百姓的血汗堆积的。如果还要老百姓拿性命去守城，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最后，赵襄子选定晋阳城。晋阳城前临汾河之险，北有悬瓮山为屏障，从地理位置看，十分宜于作军事防守之地。更重要的是，晋阳曾是赵鞅刻意经营之所。赵鞅的谋臣董安于建造晋阳，其家臣尹铎治理晋阳。尹铎宽厚仁慈，深得民心。既得地利，又得民心，赵襄子此时才深感赵鞅的先见之明，赵鞅临终遗言：

“日后赵国若有兵难，晋阳城是最好防守的根据地。”

赵襄子率领赵氏力量，退守晋阳城。晋阳城的百姓闻信，携老扶幼出城迎接。赵襄子看见晋阳城城墙坚固，粮草充足，老百姓拥戴他，心中感到十分宽慰。

智伯瑶统率着中军，韩家军队在右边，魏家军队在左边，三队人马直奔晋阳，把晋阳城团团围住。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只许守城，不许交战，每逢三家攻打的时候，城上的弓箭和石头就好像雨点一样落下来，智伯一时攻打不进去。晋阳城就仗着弓箭守了一年多，可是把箭都使用完了，怎么办呢？赵襄子为此闷闷不乐。谋臣张孟谈对他说：“据说当初董安于建造晋阳时，曾用荻蒿苦楚等做箭杆的材料来修建宫室的围墙，并且炼铜成宫殿的柱子。这不都是造箭的好材料吗？”这一下子提醒了赵襄子。他立刻叫人把围墙拆了一段，果然里头全是做箭杆的材料。又拆了几根大铜柱，做成无数的箭头。赵襄子叹息着说：“要是没有董安于，如今上哪儿去找这些兵器呢？要是没有尹铎，老百姓又怎么会不怕苦、不怕死地守城呢？”

由于晋阳城军民协力同心，加之军备充裕，智、魏、韩联合围攻二年多，仍然毫无进展。长时间的征战，反而使在粮食补给上逐步出现了困难。到了第三年（公元前 453 年，周贞定王 16 年），智伯瑶不得不改变作战战术。

晋阳城的北部的悬瓮山，是晋水的发源地，晋水由此向东，绕过晋阳城和汾水相合。因此，有人向智伯瑶建议，把晋水引向西南，倒灌晋阳城。因为晋水发源于悬瓮山上，水流量较大，所以只要在山上高处挖一条西向大水渠，来储存水量，待春天冰雪溶化时，用沙石堵塞向东的河道，使水流经新渠灌入晋阳城，这样，晋阳城就不攻自破了。

智伯瑶非常赞同这项计划。他立刻吩咐士兵在晋水旁挖了一条河，一直通到晋阳城，（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智伯渠）并在上游